

編號：127

滕王閣序

王勃

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¹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²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荊而引甌越³。物華天寶，龍光射牛斗之墟⁴；人傑地靈，徐孺下陳蕃之榻⁵。雄州霧列，俊彩星馳⁶，臺隍枕夷夏之交，賓主盡東南之美⁷。都督閻公之雅望，棨戟遙臨⁸；宇文新州之懿範，檐帷暫駐⁹。十旬休暇，勝友如雲¹⁰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滿座¹¹。騰蛟起鳳，孟學士之詞宗¹²；紫電青霜，王將軍之武庫¹³。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區¹⁴；童子何知，躬逢勝餞¹⁵。

時維九月，序屬三秋¹⁶。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紫¹⁷。儼驂駢於上路，訪風景於崇阿¹⁸；臨帝子之長洲，得仙人之舊館¹⁹。層臺聳翠，上出重霄²⁰；飛閣翔丹，下臨無地²¹。鶴汀鳧渚，窮島嶼之縈迴²²；桂殿蘭宮，即岡巒之體勢²³。披繡闥，俯雕甍²⁴，山原曠其盈視，川澤盱其駭矚²⁵。閭閻撲地，鐘鳴鼎食之家²⁶；舸艦彌津，青雀黃龍之軸²⁷。虹銷雨霽，彩徹雲衢²⁸。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²⁹。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³⁰；雁陣驚寒，聲斷衡陽之浦³¹。

遙吟甫暢，逸興遄飛³²。爽籟發而清風生，纖歌凝而白雲遏³³。睢園綠竹，氣凌彭澤之樽³⁴；鄴水朱華，光照臨川之筆³⁵。四美具，二難并³⁶。窮睇眄於中天，極娛遊於暇日³⁷。天高地迥，覺宇宙之無窮³⁸；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³⁹。望長安於日下，指吳會於雲間⁴⁰。地勢極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遠⁴¹。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⁴²？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⁴³。懷帝閭而不見，奉宣室以何年⁴⁴？

嗟乎！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⁴⁵；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⁴⁶。屈

賈誼於長沙，非無聖主⁴⁷；竄梁鴻於海曲，豈乏明時⁴⁸？所賴君子安貧，達人知命⁴⁹。老當益壯，寧移白首之心⁵⁰？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⁵¹。酌貪泉而覺爽，處涸轍以猶歡⁵²。北海雖賒，扶搖可接⁵³；東隅已逝，桑榆非晚⁵⁴。孟嘗高潔，空餘報國之心⁵⁵；阮籍猖狂，豈效窮途之哭⁵⁶？

勃三尺微命，一介書生⁵⁷，無路請纓，等終軍之弱冠⁵⁸；有懷投筆，慕宗慤之長風⁵⁹。捨簪笏於百齡，奉晨昏於萬里⁶⁰。非謝家之寶樹，接孟氏之芳鄰⁶¹。他日趨庭，叨陪鯉對⁶²。今茲捧袂，喜託龍門⁶³。楊意不逢，撫凌雲而自惜⁶⁴；鍾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慚⁶⁵！嗚呼！勝地不常，盛筵難再⁶⁶；蘭亭已矣，梓澤丘墟⁶⁷。臨別贈言，幸承恩於偉餞⁶⁸；登高作賦，是所望於羣公⁶⁹。敢竭鄙誠，恭疏短引⁷⁰，一言均賦，四韻俱成。⁷¹請灑潘江，各傾陸海云爾⁷²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王勃（公元 650 – 676），字子安，絳州龍門（今中國山西河津）人，為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孫、唐初高士王績之從孫。初唐時代的詩人，與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合稱「初唐四傑」。六歲即善文詞，九歲讀顏師古《漢書》注，作《指瑕》摘其誤。十四歲，適逢太常劉祥道巡行關內，勃上書自陳，祥道驚為奇才，以神童薦勃於朝。高宗麟德元年對策列高第，授朝散郎。後為沛王賢府之修撰，因戲作《檄英王雞》被逐出府。王勃恃才傲物，經常得罪別人。後任虢州參軍，不久又因殺官奴被定死罪，後遇赦，父親王福時也因此降官為交趾縣令（王福時歷任太常博士、雍州司功參軍等職）。王勃赴交趾（今越南北部）探望父親時，渡海溺水而死（一說溺水後受驚嚇而死），終年二十八歲。

王勃不僅工詩，亦為唐代駢文泰斗，雖尚沿續六朝綺麗之風，但音節流暢、風骨硬朗。且能以散行之氣勢運用偶句，辭句清新自然。明人陸時雍《詩鏡總論》云：「王勃高華、楊炯雄厚、照鄰清藻、賓王坦易、子安其最傑乎！調入初唐，時帶六朝錦色。」此雖評其詩，亦合於評其駢文。王勃的詩文集原有三十卷，現僅存《王子安集》十六卷，存詩八十多首，文章九十多篇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滕王閣在洪州（今江西省南昌市），此閣乃因滕王李元嬰而得名，李元嬰是唐高祖李淵的幼子，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。唐高宗上元二年（公元 675）九月九日，洪州都督閻伯嶼重修滕王閣，在閣上設宴會客。當時王勃因為擅殺官奴獲罪當誅，遇赦除名，其父亦受牽連被貶為交趾縣令，勃南下探望父親的途中，偶然路過滕王閣，因而參加此之宴會，即席作成此文。

本文是用駢體寫成的文章。駢文起源於漢魏，以偶句為主，講究對仗和聲律，易於諷誦。到南北朝時，專尚駢儷，以藻繪相飾，文風愈趨華美。唐代以來，有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者，稱四六文，即駢文的一種。此序是駢文中的名篇。

三、注釋

1. 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：南昌舊時的豫章郡就是現在的洪州府。豫章是漢代郡名，因而稱故郡；唐代改稱洪州，設都督府，故稱新府。
2. 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：（洪州）天上屬於翼星和軫星的分野，地下連接着衡山和廬山。翼軫：星宿名。中國古代把星空分為二十八區，每區有一個星座，稱為二十八宿，又以星宿所在區域與地面相對應，稱為分野。翼、軫兩個星座是楚地的分野。軫：二十八宿之一。㊦[診]，[can2]；㊧[zhěn]。
3. 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荊而引甌越：（洪州）把三江作為衣襟，把五湖作為衣帶，控制了蠻荊之地，連接着甌越地區。三江：泛指長江中下游地區。五湖：指太湖、鄱陽湖、青草湖、丹陽湖和洞庭湖。蠻荊：古楚地，即今兩湖全部及四川、貴州部分地區。甌越：指今浙江一帶，古屬越地，境內有甌江，故稱甌越。甌：㊨[鷗]，[au1]；㊩[ōu]。甌江，又稱永寧江。浙江省第二大河，上源龍泉溪，經溫州市入東海。甌亦為溫州市的別稱。
4. 物華天寶，龍光射牛斗之墟：這裏物產豐饒，出產過光芒直射牛、斗二星的寶劍。龍光射牛斗：相傳晉朝初年，牛、斗二星宿之間常有紫氣照射，結果在豐城（洪州）的地下掘得兩把寶劍，一名龍泉，一名太阿。後來，兩把寶劍入水化為雙龍。龍光：指寶劍的光芒。牛斗：二星宿名。墟：地域。
5. 人傑地靈，徐孺下陳蕃之榻：這裏人傑地靈，太守陳蕃曾專為高士徐孺子設置臥榻。徐孺下陳蕃之榻：徐孺即徐孺子，東漢豫章郡高士。陳蕃作豫章太守時，不喜歡接待賓客，只有徐孺子來才肯接待，並特意為他準備一張牀，徐來則放下，徐去則懸而不用。榻：一種狹長的矮牀。
6. 雄州霧列，俊彩星馳：雄偉的州城在雲霧中聳立，傑出的人才如天上的繁星般閃耀。雄州：指洪州。俊彩：指傑出的人才。
7. 臺隍枕夷夏之交，賓主盡東南之美：城樓和護城河位於荊州和揚州的交界，賓客和主人都是東南地區的傑出人物。臺隍：臺指城樓，隍指護城河。夷：指古荊楚地區，即今湖南、湖北一帶。夏：指古揚州地區，即今江蘇、浙江一帶。交：交界。

8. 都督閻公之雅望，棨戟遙臨：具有美好聲譽的閻都督，在儀仗隊的擁護下遠道而來。都督：官名。唐朝州的軍政長官。閻公：指當時（唐高宗上元年間）之洪州都督閻伯嶼。雅望：美好的聲譽。棨戟：有衣套或油漆過之戟，大官出行時之儀仗用之。棨：古代官吏出行的一種儀仗，木制，形狀似戟。㊦[啟]，[kai2]；㊦[qi]。戟：儀仗名；又指古代一種合戈、矛為一體的長柄兵器。㊦[擊]，[gik1]；㊦[ji]。
9. 宇文新州之懿範，檐帷暫駐：擁有美好風範的宇文刺史，帶領車馬在此暫作停留。宇文新州：宇文是複姓，未詳何人。新州：在今廣東新興縣，古人多以家鄉作號。懿範：美好的風範。懿：美好。㊦[意]，[ji3]；㊦[yi]。檐帷：車子的帷幔，蔽前曰檐，在旁曰帷。這裏泛指宇文新州之車馬。檐：㊦[簽]，[cim1]；㊦[chan]。
10. 十旬休暇，勝友如雲：正逢十日一次的休假，才華出眾的朋友如雲一樣聚集在一起。十旬休暇：唐制官吏每逢十日休假一天，叫旬休。
11. 千里逢迎，高朋滿座：眾人不遠千里而來，高貴的賓客坐滿筵席。
12. 騰蛟起鳳，孟學士之詞宗：文章文采飛揚，俱是如孟學士般的文章高手。騰蛟起鳳：指蛟氣之騰，光焰奪目；鳳毛之起，文彩耀空。比喻文采飛揚。孟學士：指東晉孟嘉，字萬年，江夏鄂人，為桓溫參軍。九月大日，桓溫設宴龍山，風吹嘉帽墮落，嘉不覺，桓溫命孫盛作文嘲之，嘉即請筆作答，摘藻超卓，四座驚嘆其才。事見《晉書·孟嘉傳》及陶潛《孟府君傳》。詞宗：文章高手。
13. 紫電青霜，王將軍之武庫：紫電、青霜寶劍閃耀，都擁有王將軍般雄才武略。紫電青霜：即紫電劍、青霜劍，古代寶劍名稱。王將軍：指王僧辯，字君才，梁祁縣（今山西祁縣）人，學貫九流，武賅七略，任江州刺史征東大將軍，攻克建業，平侯景之亂，以功封永寧郡公，累官太尉、車騎大將軍，見《梁書》本傳。武庫：藏兵器的倉庫。借指將軍胸藏無窮武略。
14. 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區：家父在交趾作縣令，我省親路過這名勝之地。家君：家父。作宰：作縣令。
15. 童子何知，躬逢勝餞：晚輩無知，親逢這個盛大的宴會。童子：王勃的自我謙稱。勝餞：盛大的宴會。
16. 時維九月，序屬三秋：這時正值九月，節序屬於秋季。序：時節。三秋：指秋天。
17. 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紫：雨後的積水已經乾涸，寒冷的潭水清澈非常；天上煙雲凝聚，傍晚的山色呈現出紫色。潦水：雨後的積水。潦：路上的流水，積水。㊦[老]，[lou5]；㊦[lǎo]。
18. 儼驂駢於上路，訪風景於崇阿：在大路上整頓好車馬，在高山上尋幽探秘。儼：整治。㊦[染]，[jim5]；㊦[yan]。驂駢：駕車的馬匹，左稱驂，右稱駢。此指車馬。㊦[參非]，[caam1fei1]；㊦[canfei]。上路：大路。阿：山丘。㊦[柯]，[o1]；㊦[ē]。
19. 臨帝子之長洲，得仙人之舊館：到滕王建閣的長洲，找到他當年興建的樓閣。帝子：皇帝的兒子。指滕王李元嬰。長洲：江水中的大片陸地。指滕王閣的所在地。舊館：故居，指滕王閣。

20. 層臺聳翠，上出重霄：連綿的高臺聳立青山之上，高聳入雲。
21. 飛閣翔丹，下臨無地：高懸的樓閣閃耀着油漆的紅光，下不着地。飛閣：高懸的樓閣。
22. 鶴汀晝渚，窮島嶼之縈迴：鶴類棲息的沙洲，極盡島嶼迂迴曲折的情致。汀：水邊平地。晝：野鴨。㊦[符]，[fu4]；㊧[fú]。渚：水中的陸地。縈迴：迂迴曲折。
23. 桂殿蘭宮，即岡巒之體勢：桂木建造的宮殿，順應着山巒起伏的形勢。體勢：起伏的形貌。
24. 披繡闥，俯雕甍：推開精致的閣門，俯視雕飾精美的屋脊。闥：門。㊦[撻]，[taat3]；㊧[tà]。甍：屋脊。㊦[萌]，[mang4]；㊧[méng]。
25. 山原曠其盈視，川澤盱其駭矚：山上原野廣闊，景物盡收眼底；河流湖泊寬廣，令人驚駭矚目。盱：廣大。㊦[虛]，[heoi1]；㊧[xū]。駭矚：矚目驚心。
26. 閭閻撲地，鐘鳴鼎食之家：房屋遍地，都是鐘鳴鼎食的富貴人家。閭閻：里巷的門，這裏指住宅。撲地：遍地。鐘鳴鼎食：古代貴族人家進餐時，要擊鐘奏樂，桌上擺滿盛有食物的鼎。後稱富貴大戶人家為「鐘鳴鼎食之家」。鐘：青銅製的樂器。鼎：青銅製的食器。
27. 舸艦彌津，青雀黃龍之軸：大船布滿渡口，俱是青雀、黃龍的式樣。舸艦：泛指大船。舸：大船。㊦[舸]，[go2]；㊧[gě]。彌津：布滿渡口。
28. 虹銷雨霽，彩徹雲衢：彩虹消散，雨過天晴；燦爛的陽光照徹天空。雲衢：指天空。
29. 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：天邊的晚霞跟孤單的野鴨一齊飛翔，秋天的江水與遼闊的天空融為一體。鶩：野鴨。
30. 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：漁船上的歌聲傍晚響起，聲音直達鄱陽湖的岸邊。響：回音。彭蠡：鄱陽湖。
31. 雁陣驚寒，聲斷衡陽之浦：群雁因天寒而驚叫，聲音傳到衡陽的水邊。衡陽：今湖南衡陽市。相傳衡陽有回雁峰，雁飛到此處就不再往南飛，到了春天又向北飛。浦：水邊。
32. 遙吟甫暢，逸興遄飛：遙望而吟詠，正值心情歡暢之際，豪邁的興致迅速飛揚。遄：迅速。㊦[全]，[cyun4]；㊧[chuán]。
33. 爽籟發而清風生，纖歌凝而白雲遏：清脆的簫管聲響起，引來陣陣清風；悠揚的歌聲繚繞，使得白雲停飛。爽籟：參差不齊的簫管聲。爽：參差不齊。籟：簫，或指空竅所發出的聲音。
34. 睢園綠竹，氣凌彭澤之樽：梁王竹園的宴會，大家吟詩暢飲，逸氣超越陶淵明。睢園：西漢梁孝王在睢陽（今河南商丘縣東）所建。又稱「梁園」。睢：㊦[須]，[seoi1]；㊧[suī]。睢縣，在河南。
35. 鄴水朱華，光照臨川之筆：又如鄴水曹氏父子吟詠荷花的詩篇，光彩奪目，與謝靈運的文章互相輝映。鄴：地名，在今河北臨漳縣，是曹魏發跡之地。朱華：指荷花。曹植吟詠荷花之《公宴詩》：「朱華冒綠池」。臨川：指南朝詩人謝靈運，他曾任臨川（今江西臨川）內史。
36. 四美具，二難并：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四樣好事齊具，賢主、嘉賓

二者難得歡聚一起。四美：指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。二難：指賢主人，佳賓客難得。

37. 窮睇眄於中天，極娛遊於暇日：極目觀覽天地，盡情遊樂於假日。睇眄：斜視。㊦[弟勉]，[dai6min2]；㊧[dìmiǎn]。這裏指觀覽。
38. 天高地迥，覺宇宙之無窮：天高地遠，感到宇宙沒有盡頭。
39. 興盡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：興盡悲來，認識到興衰成敗都有定數。盈虛：月圓為盈，月缺為虛。這裏指盛衰、成敗等。
40. 望長安於日下，指吳會於雲間：在陽光下遙望長安，指點吳會於煙雲之中。吳會：郡名，今江蘇蘇州。
41. 地勢極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遠：地勢盡頭的南海最深，天柱高聳卻遠離北極星。南溟：南海。溟：海。㊨[茗]，[ming5]；㊩[míng]。天柱：傳說崑崙山上有一根銅柱，高聳入天，叫「天柱」。北辰：北極星。
42. 關山難越，誰悲失路之人：關山難以逾越，誰會同情失意之人？失路：不得志。
43. 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：萍水相逢，都是他鄉的遊子。萍水相逢：浮萍隨水飄流，聚散不定，比喻人們偶然聚會相逢。
44. 懷帝閭而不見，奉宣室以何年：想念朝廷卻得不到召見，像賈誼那樣在宣室侍奉皇帝，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實現？帝閭：天帝的守門人。借指朝廷。閭：守門人。㊪[分]，[fan1]；㊫[hūn]。宣室：漢代未央宮前殿正室，漢文帝曾在那裏召見賈誼。
45. 嗟乎！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：唉！時機命運各不相同，人生道路多有不順。舛：不順。㊬[喘]，[cyun2]；㊭[chuǎn]。
46. 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：馮唐容易年老，李廣不得封侯。馮唐：西漢人，有才幹而不受重用，到老仍是個小官。漢武帝時召納賢人，有人推薦他，他已九十多歲了。李廣：西漢名將，在抗擊匈奴戰事中屢立戰功，他的部下有許多人都封了侯，但他卻至死仍未被封侯。
47. 屈賈誼於長沙，非無聖主：賈誼流放到長沙，並不是沒有聖明的君主。賈誼：西漢著名政論家，曾任博士、太中大夫，才華橫溢，被貶為長沙王太傅。
48. 竄梁鴻於海曲，豈乏明時：使梁鴻隱居海邊，難道是發生在缺乏政治清明的時代嗎？竄：逃匿。梁鴻：東漢隱士，因作《五噫歌》譏諷朝政，受漢章帝猜忌，被迫改名換姓，流亡於齊魯之間，後又避到吳地。海曲：沿海偏僻之地區。
49. 所賴君子安貧，達人知命：所靠的是君子安於清貧，達人懂得天命的道理。達人：通達事理的人。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「聖人有明德者，若不當世，其後必有達人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謂知能通達之人。」
50. 老當益壯，寧移白首之心：年紀老了越加豪壯，難道會因年老而改變固有的雄心嗎？
51. 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：處境困窮，意志卻加堅定，不失卻凌雲的壯志。青雲之志：喻遠大的抱負和志向。

52. 酌貪泉而覺爽，處涸轍以猶歡：喝了貪泉的水而頭腦仍然清醒，處於涸轍的困境卻依然快樂。貪泉：傳說廣州有個貪泉，人喝了會變得貪婪。晉朝吳隱之任廣州刺史，經過貪泉，喝了泉水，並賦詩明志，在任期間始終保持廉潔。涸轍：水已乾涸的車轍，比喻困境。此處用《莊子》「涸轍之鮒」的典故。《莊子·外物篇》有一則寓言：一條魚在涸轍裏奄奄待斃，哀求過路人給一瓢水，而那過路人卻說要引西江水來救牠。魚便說，那就只好到賣魚乾的地方找我了。
53. 北海雖賒，扶搖可接：北海雖然遙遠，但乘風可以到達。賒：遠。扶搖：盤旋而上的暴風。
54. 東隅已逝，桑榆非晚：朝陽已過，還有晚景可望。東隅：東方日出的地方，比喻人的青年時期。桑榆：日落時，太陽餘暉照在桑樹和榆樹的頂梢，比喻人的晚年。
55. 孟嘗高潔，空餘報國之心：孟嘗品行清高，也空有報國的熱忱。孟嘗：字伯周，東漢人，操行高潔，曾任合浦太守，政績斐然，卻一直未獲重用，後辭官歸隱。
56. 阮籍猖狂，豈效窮途之哭：阮籍狂放不羈，我們又豈會倣效他遇窮途而哭？阮籍：魏晉時人，狂放好飲，不拘禮法，常獨自駕車出遊，遇到前無去路時，就痛哭而回。猖狂：任性而為。
57. 勃三尺微命，一介書生：我王勃身份卑微，只是一個書生。三尺：按照周禮，士的衣帶長度為三尺。此指地位低微。
58. 無路請纓，等終軍之弱冠：沒有請纓衛國的門路，儘管到了與終軍相同的年齡。請纓：請求賜予殺敵立功的機會。纓：繫在馬脖子上用來駕車的皮帶。終軍：字子雲，西漢人。漢武帝曾派他為使者，出使南越。臨行前，他請求漢武帝賜給長纓，前去捆綁南越王回朝。當時才二十多歲。事見《漢書·終軍傳》。冠：古代男子二十歲舉行加冠之禮，表示已成年。弱冠：年少。
59. 有懷投筆，慕宗慤之長風：懷着投筆從軍的志願，最羨慕宗慤乘風破萬里浪的遠大理想。投筆：指棄文從武。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載：班超先在官府抄文書，後擲筆於地，要「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」。後從軍出使西域，立功封侯。宗慤：字元幹，南朝劉宋時人。年輕時曾向叔父自述志向：「願乘長風破萬里浪。」事見《宋書·宗慤傳》。慤：ㄅㄨㄛˋ[kok3]；ㄑㄨㄝˋ[què]。
60. 捨簪笏於百齡，奉晨昏於萬里：捨棄一生的為官前途，侍奉萬里以外的父親。簪笏：古代官員用的冠簪、手板，此借指官職。簪：ㄅㄨㄛˋ[zaam1]；ㄓㄢˋ[zān]。笏：ㄅㄨㄛˋ[hù]，[fat1]；ㄏㄨˋ[hù]。百齡：百年，一生。奉晨昏：指侍奉父母。古時兒女早晚都要向父母請安。昏：古同「昏」。
61. 非謝家之寶樹，接孟氏之芳鄰：我雖不及謝家的傑出人才，卻願意找孟母的好鄰居。謝家之寶樹：指東晉謝玄。謝安問他的子姪輩：「為何人們都希望自己的子弟上進呢？」謝玄回答說：「譬如芝蘭玉樹，欲使其生於庭階耳。」意思是寶樹要長在自家庭院。見《世說新語·言語篇》。孟氏之芳鄰：據說孟子的母親為了找好鄰居曾三次搬家，以使孟子有個好的學習環境。見劉向《列女傳·母儀類》。

62. 他日趨庭，叨陪鯉對：以後到家裏可以像孔鯉般向父親報告，聆聽教誨。趨庭：在庭院中快步走過。趨：小步快走，以示恭敬。鯉對：孔子曾在兒子孔鯉走過庭前時教導他學習《詩》和《禮》，後借指接受父親教誨。
63. 今茲捧袂，喜託龍門：今朝拜見貴人，高興得如登龍門。捧袂：舉起雙袖，古人作揖的動作，此指拜見閻公。袂：衣袖。㊟[謎]，[mai6]；㊟[mèi]。龍門：山西河津縣西北黃河上游的一處險灘，又名禹門口。傳說黃河裏的鯉魚若能躍過龍門，就能變成龍。後以登龍門比喻受名人提攜推薦，聲價躍升。
64. 楊意不逢，撫凌雲而自惜：沒有遇到楊得意那樣的推舉人，只能手撫《大人賦》那樣的文章而自我嘆息。楊意：即楊得意，漢武帝時任宮廷狗監，司馬相如就是中他引薦而做官的。凌雲：指司馬相如的《大人賦》。漢武帝讀《大人賦》後，覺得「飄飄然有凌雲之氣」。見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。這裏王勃指自己的文章。
65. 鍾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慚：既遇上鍾子期，奏出高山流水的曲子又有甚麼慚愧呢？鍾期：即鍾子期，春秋時楚人，善於聽琴，被琴師俞伯牙視為知音。流水：伯牙彈琴，志在流水，子期則說：「善哉乎鼓琴，湯湯乎若流水。」事見《列子·湯問篇》、《呂氏春秋本味篇》及《警世通言》。
66. 勝地不常，盛筵難再：勝地不會經常遊覽，華筵難以再遇。
67. 蘭亭已矣，梓澤丘墟：蘭亭已成古跡，金谷園已變成廢墟。蘭亭：今浙江紹興市，東晉王羲之等人曾在蘭亭聚會，並有著名蘭亭詩文傳世。梓澤：西晉石崇建造的金谷園，也稱梓澤，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陽市西北。
68. 臨別贈言，幸承恩於偉餞：臨別寫下贈言，幸而在盛大的宴會上蒙受款待。偉餞：盛大的餞別宴會。
69. 登高作賦，是所望於羣公：登上高高的滕王閣作賦，還得仰賴在座諸公的大筆。
70. 敢竭鄙誠，恭疏短引：我冒昧地盡力表示區區誠意，恭敬地寫成短序。
71. 一言均賦，四韻俱成：大家都要作詩一首，我的四韻八句詩已經完成。一言：指一首詩。均賦：每人都寫詩。四韻：即八句詩。兩句為一韻，故稱。
72. 請灑潘江，各傾陸海云爾：請大家傾灑如潘岳、陸機般的江海才情吧。潘江、陸海：指潘岳、陸機的才華如江海般浩瀚。語本南朝梁鍾嶸《詩品》卷上：「晉陸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」

四、賞析重點

全文可分為五段，開首至「躬逢勝餞」為第一段，寫洪州地勢雄寬，人才輩出，讚美閻公聲望高隆，參與宴會者都是當時才俊。第二段由「時維九月」至「聲斷衡陽之浦」，寫滕王閣周遭景色，居高臨下而觀之，則氣勢雄壯，建築獨特，環境優美。而推開樓閣的門扉遠眺，則見視野廣闊，秋色蒼茫。第三

段由「遙吟甫暢，逸興遄飛」至「懷帝闔而不見，奉宣室以何年」寫在閣中面對美景而歡飲歌詠，深感四美、二難兼具之難得，但由美景而不禁生發宇宙無窮、人生有限、懷才不遇之感慨。第四段由「嗟乎！時運不齊」至「豈效窮途之哭」，此段由自己懷才不遇想到古人懷才不遇者亦極多，故主張應以達觀思想面對困境。「勃三尺微命」至文末為第五段，作者於此段抒發情志，寫自己也如上及古人般懷才不遇，今於南下省親之際，遇上知音，覺得以文鳴志，也正是時候，且不覺得慚愧，又希望拋磚引玉，引發諸位賢達的高情雅意。

以上所言是內容，本文從藝術技巧而論亦極富特色。第一種特色是大量用典，這是駢文的一大特點。根據郝涌平、吳吉珍《〈滕王閣序〉的用典分析》一文的分析，認為此序用典「來源廣多，內容厚實，本序共 147 句，計 605 字，據不完全統計，典故達 59 個之多，佔三分一強。其典故來源途徑多，按多寡排列如次：第一，史書 24 處，上起《左傳》，下訖《宋書》，涉及史書十餘種，最多的是《後漢書》；第二，文學作品 17 處，有小說，有詩歌，有散文，還有辭賦，詩集，文選；第三，四書五經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，諸子百家（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），天文地理《晉書·天文志上》、《越絕書》、《禹貢》等，其他（如《中華古今注》、《方言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爾雅》）各四處；第四，文學評論，文壇掌故各一處。」而作者用典也非常貼切，如「無路請纓，等終軍之弱冠」二句，即用《漢書·終軍傳》之典，終軍是西漢人，漢武帝曾派他為使者，出使南越。臨行前，他請求漢武帝賜給長纓，前去捆綁南越王回朝。當時他才二十多歲，而王勃寫此序時也剛是二十多歲，且有建功立業之志。但王勃因為剛剛犯死罪而獲赦，父親也受牽連而貶官，故他真的是「無路請纓」了。又例如「有懷投筆，慕宗慤之長風」二句用了兩個典故，王勃謂自己懷着如班超般投筆從軍之理想，羨慕宗慤乘風破萬里浪之大志。二句之典分別出自《後漢書·班超傳》和《宋書·宗慤傳》。而當時王勃正南下交趾（越南），屬中原邊界之地，與班超出使西域之背景有些相似。而他南下省親也要渡海，故他選用了終軍「乘風破萬里浪」之相關典故，以切合己身。

對偶精工亦是駢文之另一大特點，這是本文中有充實之表現。陸精康《談談〈滕王閣序〉的對仗藝術》（載《現代語文》2003 年 3 月）對此有詳細分析，茲簡述其重點及略作補充說明如下：從內容上看，此序所用對仗可分為言對、事對、正對、反對、串對等。所謂言對是指不用典故之一般對仗，如「十旬休暇，勝友如雲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滿座」和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等。事對即用典的對偶，如「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」、「孟嘗高潔，空餘報國之心；阮籍猖狂，豈效窮途之哭」等。正對是指兩件不同的事對舉，但表達同一種意思之對偶。如「物華天寶，龍光射牛斗之墟；人傑地靈，徐孺下陳蕃之榻」、「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；雁陣驚寒，聲斷衡陽之浦」，前對俱寫洪州人傑地靈，後對俱寫滕王閣下望濱水之景。反對是意義相反之對偶。如「無路請纓，等終軍之弱冠；有懷投筆，慕宗慤之長風」，以「無路」與「有懷」相反成對，以無路之現實與有懷之期望相對比，表達年輕時報國無門

之苦悶。串對是指非並列關係之對偶，如「儼驂駢於上路，訪風景於崇阿」、「雲銷雨霽，彩徹雲衢」等。

從形式上看，此序對仗又可分為工對、寬對、當句對等。工對是指詞性、結構、平仄等俱對得非常精工者，如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」是「平平仄仄」對「仄仄平平」，詞性、結構一樣。又如「層巒聳翠，上出重霄；飛閣翔丹，下臨無地」是「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」對「平仄平平，仄平平仄」，二四字位平仄相反，詞性、結構亦一樣。寬對是指個別詞語對仗欠工者，如「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區」對「童子何知，躬逢勝餞」，其中「作宰」與「何知」對得較寬。又如「閭閻撲地，鐘鳴鼎食之家」對「舸艦彌津，青雀黃龍之軸」，「鐘鳴鼎食」對「青雀黃龍」略寬。當句對是指句中自成對偶者，如上及「鐘鳴鼎食」、「青雀黃龍」即是句中對。

從修辭角度言之，此序對仗又分為反問對、數目對、顏色對、方位對等。反問對如「屈賈誼於長沙，非無聖主；竄梁鴻於海曲，豈乏明時？」；數目對如「時維九月，序屬三秋」、「四美具，二難并」；顏色對如「層臺聳翠，上出重霄；飛閣翔丹，下臨無地」，其中「翠」與「丹」是顏色；此句中「上出」與「下臨」亦是方位對，方位對還有「地勢極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遠」等。由以上分析可知，此序所用之對偶，無論從內容、形式及修辭角度言之，俱豐富多姿、窮極變化，已達爐火純青之境。

文辭華麗而精潔是本文的另一特色。此序詞藻華麗，深符駢文之藻麗要求。其中最有名者為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一聯，宋人王應麟指出：「庾信《馬射賦》云：『落花與芝蓋起飛，楊柳共春旗一色』。王勃仿其語。」王勃此聯雖然學自庾信，但效果卻超越了庾信，天邊的晚霞跟孤單的野鴨一齊飛翔，秋天的江水與遼闊的天空融為一體，這是何等壯美的景色，而且物與天相接，水與天又是融為一色，展現一種天地為人，物與大自然融合之境界，比起庾信純寫景可謂更有深度、更為優美，可見王勃後來居上之才情。其他華麗句子還有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荆而引甌越」、「漁舟唱晚，響窮彭蠡之濱；雁陣驚寒，聲斷衡陽之浦」，無一不是撼動讀者心靈，並成為後世傳誦之名句。此序文辭華麗，但並不冗贅，而是精潔乾淨，如「星分翼軫，地接衡廬，襟三江而帶五湖，控蠻荆而引甌越」，就把洪州所處之天上分野、地理位置、周遭環境和盤托出。